

XIV.

帆船

早晨醒來，船還很顛簸，我鼓着勇氣的坐起，只穿了襪，已覺不可忍，只得從新躺下。

我每天必去早餐，這並不因為非吃不可，實在因為許多人寧願不吃而睡覺，而我不以為然。有的人是要吃又要睡的，所以叫茶房拿早餐到床邊，坐在被中吃了再睡，這是船中規則所允許的。然而我不需要如此。

不幸的，今天破例了。茶房看我還未起來，不等我叫就拿了牛奶加非與麵包進來。我頗不高興，因為我本來還想於八時前，早餐時間截止前，勉力起來自己到食堂去吃的，那裏知道船竟這樣的動蕩，拿着杯子，牛奶屢次要蕩出來，而人也暈暈的不能支持。我知道在這暈暈中吃得太飽一定是不好的，所以只喝了半杯而毫不吃麵包就止了。

老是躺着實在是沒意思的，第一因為天氣太熱而從窗洞進來的空氣太少，第二，不到

艙面上去，或有新奇的景象與新奇的事物，我不肯棄而不看。在艙面上是不覺得動蕩之可怕的，最難受的只在房中盥洗穿戴的時候。於是我攀住床邊鐵欄，十分急促的洗面後，不繫領帶，只隨手掣着，酒醉似的，擺來擺去，一步攀東，一步攀西的跑到艙上來了。不繫領而出來這是第一次，身體不健，禮節也就欠缺了。

放了膽走去午餐，雖然桌面與盤子如在水上的浮沈，我卻能照常的用膳。在第一菜的沙丁魚上我盡量的放了鹽，吃得很適胃，這是有影響於以後各菜的胃量的。

餐後又即往艙上。昨日的風撕破了布篷，今日掣去修補，所以很光亮；然而也因此覺得寂寞，因為這使我聯想滿院的綠蔭被風摧折枝葉而光亮的景象。因為風是寒的，所以雖在太陽中還不覺得大熱；在這動蕩中看書是不可能的，有的人還坐立不安的要吐呢，所以我也只是懶懶的躺在布椅中。

成陣的人在我旁邊經過，脚步接觸地板的聲音使我從半睡中驚起。許多人往船右邊跑去。我不及揉眼睛也跳過貨艙口去看。

很遠的地方有一個黑點，然而已經可以辨別是一隻帆船。他隨波濤起伏，浪高時，他在浪峯以後，使大家疑心他已沈沒一半了。他是向我們的船來的，所以很快的擴大起來；到了最近的時候，可以模糊的辨別船中有十一二個人，多數是直立着的，依了浪動而前後左右的擺蕩，想必他們正在注意我們。兩三人在帆下，想必在牽動風帆，兩三人在船後，想必在把舵。看他們穿的藍色短衣似乎是軍服，漁人乎，商人乎，不得而知也。

‘我們在這樣的大船中尙且覺得如此難忍，他們的苦楚可知了。’

‘看去有幾個人橫倒着呢！’

真的，他們的船至多不過我們的百分之一，而我們在這樣的大船中還怕得不敢起來。昨天大風雨中，他們當然是在大洋上，因為這裏離陸地是很遠的。躺着的人不知是痛着否。

‘他們向我們求救罷！’

‘望去是在揮手。’

然而不久他已在我們的船後很遠之處

了。因為輪船後機器的鼓動，他愈加顛簸起來。

‘我們應該停駛，讓他們可以近來，問他們要什麼，而且不致使他們蕩翻。’

說着，已不見帆船了，然而大家還往船後望着。